



(微型小说特辑)

老人

阡陌

这个很雅致的商圈，在微雨中提供着随处取放的黄雨伞，行人和雨伞，令街景像油画一样。

寒雨的天，也许天冷，也许躲雨，排队买咖啡的人特别多，我迎着走进买咖啡的人龙里，没多久，一个身形臃肿的老人也走进队伍，他一把大白胡头发曲卷，一个大布袋不时的左右肩换着扛，哦！拾荒老人？我下意识地

挪开两步，屏息着，避免那袋垃圾传出的臭味。

买好咖啡便有了座位，细雨绵绵下的西雅图，天黑的特别早，街道的许多灯饰已经亮了，我喝着咖啡，享受着异国的浪漫，无意中，又瞥到了拾荒的男人正挨着墙喝咖啡，这下又被他的奇诡穿着吸引了，黑的大松膨外套里层层叠叠的搭着，缺了扣的胸前还露出一角不伦不类

的大红，我那没礼貌的眼神，像被看穿似的，他忡了肩对我笑着，我败了战似的低下头，想，糟了怕是个神经佬吧！

匆匆的喝完咖啡，赶紧离开！

街道挂满了花俏的灯饰，商街上多了活动玩偶，又是长队伍的摊位，小朋友兴高采烈的挤着和圣诞老人合影，我那那点未泯的童真也被吸引

了过去，好熟悉啊！我定眼看着那炯炯的眼神，大白胡里那抹笑意，不就是咖啡店里的神经佬？

扮演圣诞老人的人，也许是社会的弱势群，又也许是热心公益的义工，也许只为一份爱心，或一点微薄的收入，他们一直裹着密不透风的毛绒衣，搭着简陋的外套来杯咖啡提神，而我凭什么用逆向思维、狭隘眼光去评界别人呢？

第539期 泰国篇

组稿人：杨玲

际遇

晶莹

绿色无垠的茵他依，峰峦叠嶂，峥嵘瑰丽。她静坐于飞泄并轰鸣着的瀑布旁。穿越时空的思绪早帮她屏蔽了山间风景，也屏蔽了瀑布声响。她旁若无人般地静坐在这瀑布冲击着的潭水边，仰望一条条或一帘帘宽窄不一、变幻莫测的水幕飞奔而下。

她是法政大学商学院会计专业的本硕连读生。还有一年毕业，便择于假期的五月来茵他依游玩儿。她谎称与同学结伴出行，实则这是她二十三岁人生中的第一次独自旅行，她默默地心中将其命名为及笄之旅。

作为家中独女，她几乎是在父母的百般呵护中长大，日常一应事项均由父母操持停当。随着年龄的增长与阅历的增加，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生活的短板。她期盼与同龄人同样成熟，于是越加渴望一份坚强与独立。

刚刚还艳阳高照，转瞬乌云袭来。突然一声闷雷响起，随即豆粒大雨点纷至沓来，且越来越密集。雨声被埋灭在瀑布的轰鸣声中，几乎让人无感。渐密的雨点打在脸上，这才扰断她的悠长思绪。她以目光追向他人远去的背影，看来自己也躲躲躲雨了。

又一声炸雷响起，这回着实让她惊吓不小。惊魂未定中她慌忙站起。突然脚下一滑，一个踉跄，她跌坐进了潭里。她下意识地想用手撑起身体，可没触到潭底儿，一下子心里就慌乱起来，加之身上背包的加持，身体渐渐滑向深处。

挣扎中她喝了一口又一口水，挣扎的力度越来越弱，心渐趋平静。她仿佛体验着死亡。这种感觉在孩提时代曾有过一次——她把自己蒙在被子里屏住呼吸，直至憋得满脸通红却仍旧撑着，终于无力自己抽出压僵的双手去掀开被子了。幸好母亲进屋发现她在被子里激烈抖动，这才让她躲过劫难。那段自作自受的经历，让她隐约懂了些死亡的味道与节奏。

可这一次，感觉更加真切而强烈。她没有抗拒，或者说她已无力拒绝——窒息感急迫压来，眼前益渐昏暗……

突然一双手托住了她的后背。她感受到天渐变亮，再后来明显感受到雨点儿打在了脸上……

救助过程中每次触

碰他都极尽小心。他的治愈系风度很让她受用。她渐卸去了戒备。

他是为庆祝自己终于获得清迈大学心理学硕士学位而驾车游玩茵他依的。他寄望借助泰国第一高峰的天精地华，能让自己将来攀得更高、走得更远。

他邀她同车回清迈城——那是他的家，是她旅行的驿站。她脸上泛着红晕，羞涩并无声地啜嚼着……他心中窃喜。这既帮了她，又可排遣两小时的旅途孤独，更何况对方是个十足的容颜养眼的美眉。他不忍心说地提起她的背包，放进后备箱；再打开副驾驶车门，手语示意“请”她上车，随后关上车门。

为感激他的救命之恩，她礼貌而真诚地表示想给他买一件礼物；他同样礼貌而真诚地婉拒了。

在他帮她安排好住宿后悻悻然要离去时，她提出想请他吃饭。他没有拒绝。他知道：他不该拒绝。恰当而合时宜地给对方表达谢意的机会，于对方会是莫大的安慰。更因为，他非常享受与她独处。

她认真地想请他吃顿大餐，无奈自己人生地不熟，便让他推荐餐厅。他直接带她来到护城河东岸的一家网红餐厅——对面就是东城中门。餐厅人很多，却很便宜。四个菜才五百多块钱，她有点失望。他见状便夸张地安慰她，说这家是他最喜欢的餐厅。看他轻车熟路，且与服务员如此熟络，她心里也便安然泰然了。

下午的阳光，从不远处斜刺地穿过茂盛的松枝，照射到护城河对岸的城墙上，让人有种穿越到古代的既视感。古今元素交融，氛围沁人心脾。

突然，他们好像迷失了聊天话题。对话戛然而止，进餐节奏明显变慢。他们各自细嚼慢咽地咀嚼着，各自把自己的手机，并时不时窥向对方。

如果遭遇对方目光，便会微笑着低下头，而后把手手机轻放在桌上，屏幕上留下明显的line二维码。过一会儿，见对方没有回应便又再次望向下一个回合。而每次抗拒，或者她已无力拒绝——窒息感急迫压来，眼前益渐昏暗……

“明天加！”N波循环后他们突然异口同声地说。

“老师，请开下门，我跟我老婆到您家门口了。”

“噢……我刚刚出门了，事出突然，忘了告诉你先别过来了。”老师看着监控里，站家门口的乃栋，顺手把家里的电灯调暗了些。

“这样啊，好吧……老师。”乃栋看着手里的水果篮，又看看老婆，有点失落。

十分钟后，老师把乃猜迎进了家里……

乃栋与乃猜都是老师的门生，都是任职副警察署长，也都在竞争育山区的警察署长，乃栋性格比较耿直，属于实干型的；而乃猜比较圆滑，也比较贪财，欺善怕恶，口碑不是很好。

“老师，我刚来的时候好像看到乃栋的车了。”乃猜看着老师，试探着问，“他是不是也来找老师帮忙？”

“是的，但我没让他进门，跟他说我不在家。”

在离市区不远一座建造得古色古香，数年前曾被市政府誉为本市具文化特色的精雕木屋里，住着两个独身的老奶奶——年近八十的婉婆婆和奎婆婆，两老姐妹相依为命的住在这座外貌风格正逐渐脱离时代潮流的古董建筑物里。

自从半年前在家里摔倒了脊椎骨后，婉婆婆在医院和疗养院的日子比在家还多。婉婆婆进了医院，奎婆婆就更加寂寞了，好在奎婆婆还有一个义子威洛，虽然威洛在年轻时和富家女结婚，创立自己的事业后，就很少回来陪伴老人了，但最近威洛可能想到老人健康不佳来得也比较频繁了，有时候还主动的接送两位老人到医院。

看她们的生活起居诸多不便，好多朋友都劝她们趁这地区的日益繁荣把房子高价卖了，然后找一处环境优美、有专人照顾、还有医生常驻的高级疗养中心，何况疗养中心还有其他很多老人为伴，日子应该不寂寞、可以过得轻松写意吧。但婉婆婆和奎婆婆都拒绝了，宁愿靠着一丁点的积蓄节俭度日，也不愿把那住了一辈子的柚木房子卖出。

“这房子是父亲遗留给我们的唯一财产，我们自小在这里长大，它的每一个角落都有过我们幸福的欢笑，仅是想到要离开它就已感到心跳不安了。”尽管老木屋由于疏于清理现在已显得很凌乱肮脏，而且周遭环境也越

布局

周沫

“哦?!”乃栋可是老师的得意门生呀，乃猜有点意外，但遮掩不了眼角的一丝窃笑。“老师，想必您知道我来找您的原因了。您是组织部里面最重要的一员，没您的推荐，警察署长这个位置，我恐怕是也没机会上啊!”

“猜，你也托人來找我好几次了，你就真的那么喜欢这个育山区警察署长的位置？你可想好了，这个位置也是烫手山芋啊，虽然都知道是肥差，光每个月地下赌场的保护费就有上百万的收入了……”

“我懂……”乃猜把一张银行卡放在老师的台面，“老师，这里面有80万，希望您在这个星期的

会议上支持我。”

老师看着台面的银行卡，又意味深长地看了看乃猜，轻轻地地点了点头。

一个星期后的庆祝会上，乃猜的手下借着几分醉意，在乃猜的耳边说，“老大，都说您老师的得意门生是乃栋，而一直都不怎么喜欢老大您，看来也不是嘛!”

“你懂个屁，这个世界上谁都可以不喜欢谁，但没有谁会不喜欢钱。出来混，懂不懂业务不重要，懂人性才重要!”乃猜得意地笑。

时间过得很快，这天，乃猜正和赌场老板商量着在育山区开多一个分场，突然接到紧急电话，原来

有人举报，大批总警署派来的警察已经把地下赌场全部包围，电视台记者也来了不少，赌场被抄了，同时逮捕了几十个赌客。

上任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乃猜受贿罪虽然证据不充分，但因为渎职罪，最后被降职并调离到外府。

“按您的吩咐，我们已经把举报人秘密保护起来了。另外，那张乃猜的银行卡，也第一时间送还给他了。”

“嗯，”老师听着身边亲信的汇报，满意地点点头，“多年来我一直想把赌场给清扫掉，可是有太多阻力，这次终于能完成这个心愿，也算是我退休前为人民办了一件好事吧。”

鉴于育山区警察署长空缺，组织部常委会议上，老师，郑重地把“乃栋”的名字填进入了候补所长的空格里。

老屋(外一篇)

若萍

来越污染嘈杂，但是它在婉婆婆和奎婆婆心中还是无比温暖和舒适。

“你们这样省食省用度日，却掌握着这巨额的财富不懂得利用，太可惜了。你们如果不在了，房子给谁？威洛吗？他现在有公寓在出租，假如他得到这房子，免不了也是拆了重建。”

两姐妹听了面面相觑，默然不语。

人生的路，毕竟都有个尽头，犹如挂在树上正随风飘摇的树叶，不知什么时候会被风吹落尘土，对这情系依依的老家，终于姐妹俩作出了一个决定。

“我们决定在我们身后把这房子捐赠给我们常常去听经的佛堂，作为我们对宗教信仰的奉献，条件是不准拆除!”

撞车之后

趁着好友素贞到难府参加亲人的丧事之便，阿琳三姐妹也跟着到难府，打算在泰寮的边境地区游玩几天。

站在泰寮的边境，素贞说进入寮境只一百五十公里，就到达奎帕邦，那是一个很优美宁静的小城市，既然到此，何不到奎帕邦游玩一两天。

素贞的叔叔汶汶有辆可进入寮境的四驱小货车，可以坐五个人，汶汶也自告奋勇的愿意权作司机，送大家到寮国游玩，他虽然不曾开车到过奎帕

邦，但到过寮境的其他地方，想来到奎帕邦应该没有问题。

探问在寮国的熟人，去奎帕邦的路好不好走。“好，好。大概三个小时可到。”于是午餐后就按照友人指点的途径欣然出发。

一路跟着导航走，可导航说路程需六个小时，假如百多公里的路程要六个小时才到达，那也太夸张了吧，真是令人费解。刚才不是已经问过几个人吗？都说不到三小时，而都说路况还好，到底是该听谁的？

然而在山峦间绕来绕去三个多小时，看看路标还不到路程的一半，而山路则愈加崎岖狭窄，乱石遍地，想来或许是导航带错了路。

众人都很懊丧，只好回头往原路驶。在绕过一个山峰时，开始心焦气躁

的汶汶一个错失把驾驶盘向左方一拉，汽车驶向山道的左边，不想刚转过弯，迎面正高速冲上一辆小货车，两车的距离是如此相近，已是来不及闪避。在车上人的惊恐尖叫中——“砰!”两辆小货车撞了个正着，车头紧紧的黏在一起撞毁在山道上。

车毁人伤。除了阿琳被车里一个撞破了的玻璃杯碎片刺进了腿部，鲜血染湿了裤管、受了外伤外，其他四个人都受了轻重不同的内伤。对方车里

则有人断了臂骨。

原来寮国的行车是靠右，正好和泰国相反。撞车了，错在己方，汶汶的汽车没有买意外险，为了息事宁人，闯了祸只好垂头丧气认赔了事，免得人生地不熟，车祸后还再添上牢狱之灾。

回到泰国，亲友得讯，纷纷来慰问。

“财物是身外之物，汽车撞成那个样子，没有人重伤已经很幸运了。”甲说。

“还好撞上的是小货车，如果撞上的是大卡车，那就不堪设想了。”乙说。

“没把对方的车撞翻下路旁的山沟，已经是万幸了，试想如果车翻下山沟出了人命，那就不是像现在这样赔偿了几十万块钱就能把事情解决的了。”丙说。

“时运不佳，才会发生这样的凶险意外，如没有撞车或许也会遭遇到其他的灾祸，可能会比这更严重也说不定。”丁说。

总结各人的言论，大致都是“不幸中的大幸”和“破钱消灾”之类的说法。也说起此一劫，大家的霉运会就此消散也说不定，于是按照泰北的习俗举行了驱凶纳吉的仪式。

先是到佛寺请和尚念吉祥经、布施行善，回来后请能通达神灵的法师到家来施法驱魔赶邪。

当一切仪式都顺利完成，最后是与众亲友聚餐畅谈为结束。

一场祸事，就此落幕。